

韓魏公集

三十一之五



制冊祭文
墓誌銘

漢書門類			
三	四	九	二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三	漢
五	二	一	書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27
冊數	12 (9)
函號	315 6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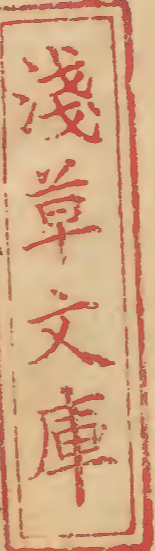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一



宋韓琦雅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中書試制詔三道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限二百字以上成

門下朕奉承先猷統理四海雖兩階之舞惟文德之內修而十乘之行亦元戎之外倚向匪功名自立忠義無渝負全師保勝之謀得守塞安邊之策

則曷以委之扞蔽假以綏懷仗節臨戎方號軍鋒
之冠承天象極宜兼鼎席之崇甄於爾勞蔽自余
志用消良日敷告廣朝具官琦倜儻不羣方毅無
撓蘊沉謀而必斷持勇節而甚高練鈐決之符兵
韜盡達願詩書之符儒術兼優中外迭更恪勤固
懈間者顧守方之要擇制閫之行以文武兼備之
才膺左右皆師之選輟于近著建以高牙而能安
輯封岳訓齊候伍申令惟信均饗必豐運籌先決
於帷中所賜率分於麾下無開生事之隙將成歿

冠之勲偉望益隆休聲日至朕代天理物制祿勸
能惟功是圖在賞奚吝是用卽軍而頒命加寵以
旌賢俾參三事之聯實聳萬夫之觀於戲將相之
任爲臣極榮疆鄙之權所寄良重吾恩甚渥汝報
可知無煩訓辭惟自勗勵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

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

勅南臺風憲之重中執大夫之亞彈治非法表儀
群官必取嚴明自修方重不撓者以插其任我甄
髦茂僉實宜之具官某文雄學優材敏行潔深明

當世之務無蘊幹時之謀而自砥節仕塗奮庸朝
路處議必當居官可稱委之使煩盤根以別乎利
器察其守道白璧無求於厚瑕鼎者擢于近署進
處西曹專典命書且觀才業而能發揮溫雅之號
演明深厚之辭朝采益光吾訓增重矧以編摩之
暇間陳忠鯁之言誠存告猷事亦惇體宜繇四
禁之任往司三獨之權爾其振緝紀綱張大職業
守正則補于予治持祿則瘵于爾官務求厥中毋
忝休命

誠勵風俗浮薄詔

限二百字
以上成

夫革文變薄者興治之大砥名礪行者為士之常
故清淨則化行端慤而名顯康世導俗率繇斯舉
朕保宥黎獻輯寧區域納上穹之祐依前人之言
以周文之小心漢光之柔道惟競惟業勤覽萬機
曷嘗不惇本體元廢奢長儉推行忠厚之教
敦任廉良之人蓋將欲抑浮偽之風崇禮讓之訓
嘉與宇內同臻是塗然而人性易流俗尚難一久
安涵養之惠寔啟澆漓之源多行儉以期榮作擇

利而安已。人或善蔽之而不言。官或任權靡然而爭附。婦姑求勝。朋比相高。苟茲蔽之弗悛。實有邦之甚蠹。是用特申明諭。徧飭多方。各宜履道。求中。飭躬希古。罔沽譽以干進。思首公而盡規。官之修則止。必聞效之實。則名自至。朝有祿位。本觀賢才。儻行已以毋邪。在旌能而孰吝。告于中外。當體余言。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勅王者發號裁訓。所以風四方而熙衆務也。故前代贊辭視草。雖以名臣掌之。而其任未著。唐以文治。始盛禁林之選。我朝因舊建職。恩禮差峻。須才而石儒者。采之以爾。具官王堯臣。冲履夷懷。清猷敏行。言必可復。而有端士之目。動率由禮。而有古人之風。曷者旌其藝文。升冠多士。更集郡條之最。久陪詞館之游。使以煩而益精。語其進則無競。而自迹其材。美擢典命。書敷余制。以甚明。稽作者而奚愧。覆刑讞則輕重皆當。提京局則綱領畢修。矜于歲勞。休厥朝論。宜繇西省之秘。進預北門之直。

爾其蹈賢哲之範思職業之舉出令之始務切於
事機備對之間勿忘於毗正毋以文翰專爲汝能
往服茂恩以永來譽

郭積除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郭積中臺憲曹掌天下刑讞分置郎屬許
決衆務今雖外領它局然職望尤峻非奏課之美
者未嘗輕授以爾操尚中立資性外和早富執文
實冠鄉選逮優中辭等隨牒更仕奉已以廉著居
官以幹聞治成均之業而善誘後來讐羸正之書

而多得前誣出戴郡條之寄入參知計之煩風力
愈修盤錯盡解適稽官簿當質歲成進陪司寇之
聯尚贊理財之任祇若余命懋哉爾勤

魏昭昞除防禦使制

勅國家嚴武備治軍行參設使名式過于外所以
踵唐舊而獎材臣也以爾具官魏昭昞柔謹自將
和愿有守早緣威體之愛升預禁墀之聯煩局所
更勞簿可錄擢嘉宣納之美擢司擯贊之職戴馬
政以有蕃閱兵符而無濫遽刑囊奏願假郡麾典

輔藩之雄且稽於善教申先賞之勸宜責於後勤
往佩朝恩毋隳世伐

王克基除東上閤門使制

勅漢制謁者有僕射以統其屬今二閤置使通領
擯贊之職若功次爲久則序而升之以爾某官王
克基性順而和行廉而固早繇勲戚之績寔服軒
墀之列凡任干事率能其稱暨銓武材益集官最
錄其勤舊優以褒遷宜升右閤之崇更示橫班之
寵勉修而效以對朕恩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勅益州進士龍昌期等夫舉高節顯儒行使聞者
知善必期報驩然有嚮道之心國之良教也以爾
等學以爲己名不求達或治業有本而盡經府之
奧或誨人甚廣而爲州塾所稱白首無違環堵自
樂屬使軺之去復迹鄉譽以來聞宣博遠俗之
風偕紹上庠之籍朕余甄命以克其終

夏隨除觀察使制

勅古之君天下者以幅員之廣慮耳目之所未究

遠

也。故分道使舉吏之臧否，候民之病利而達于上。有唐廉察之選，益其任也。今職廢爲官，名品逾重，非簡時傑，賞舊勞，則罔或命焉。以爾具官，夏隨器懷，沉敏行實，端方早圖，世勲階籍，崇列朕肇，開儲卽擇，相賓儀逮于纂承，亟用甄推，而能勤劬自謹，謙畏不矜，精力一心，局事毋曠，掌武選則銓藻有叙，統邊戍則綏御得宜，間以親嫌歸奉朝請，方試才而思用，爰先賞以勸功，俾正觀風之名，往莅作藩之寄，噫，街寵則其悔必速，脩政則厥庸乃豐。

善宣教條，用服予訓。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勅典禁闈之籍，辨廷謁之儀，寵建使名，實甄材茂。以爾具官，李端愿，操尚冲約，業履淳篤，襲世資而勤守禮法，居戚畹而行同寒素，勤辨乃事，孝聞於家，會以歲勞，宜有恩進，爰崇宮闈之秩，兼厚沁園之親，訓緝兵團，仍茲舊職，爾其以已能思效，以忠訓自修，則百辟四方，知朕不私於賞也。

吳有隣除駕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吳有隣國家推公以馭群吏責實而張課
法惟後勤已效則前過可忘以爾早擢儒科久參
朝序復階郎省出領郡符自抵憲條得原慶典降
居筦榷之任用推拔拭之恩省躬甚明祗局無懈
念歲勞之克著稽賞格以當遷進升司僕之曹且
示懋官之訓體予甄錄更務檢修

王果除諸司使制

勅具官王果以經藝之長升于仕版以法令之允
真彼朝綏方任幹明之才式推竒正之學遂移閤

籍更服禁聯俾司邊壘之雄善撫兵屯之肅載稽
勞簿優進寵階宜欽增秩之恩勉著安民之效

江中立除秘書丞制

勅具官江中立國家用人之法必稽吏考之善否
而升黜之苟最有可稱則賞亦宜信以爾業文中
第累勤莅官曷參史觀之聯遠賦縣曰之政屬周
歲閔當較治能卽遷本丞實賓通序宜思恪謹以
副寵甄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勅具官高繼隆早服禁聯勤修吏最荐委典戎之
任備觀經武之能西垂制衡鈐策爲重宜正使名
之授往提師律之嚴勉效爾爲勿孤令獎

韓鑑除祥符縣主簿制

勅具官韓鑑早繇蔭補方限選條屬乃家嚴膺吾
使任顧蜀道之遠且有庇宗之祈惟赤邑之雄願
承勾簿之乏宜旌寵寄俾漸仕階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穆思齊曉城且之書而升仕階宰縣同之

政而集官最薦章交上參應恩格廷尉之屬丞選
甚清用疇爾勞其報余賞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道古早修門法來服仕階備丞率於卿
聯幹財煩於京務職勞甚著課格當遷理官司平
選屬爲謹往虔恩賞勤紹世風

栢慶文除著作佐郎制

具官栢慶文早決雋科荐居官次遠從州辟勤著
吏能屢閱薦章未稱美課約史有載於仕尤清信

吾賞條旌爾能成效

燕褒除太理評事制

勅具官燕褒以爾早緣蔭格參服仕塗預禮絕之
員最成來上陪卿棘之議恩陟亘優往踐榮階更
圖爾效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勅王者躬郊廟之祀答神靈之休美莫敢專以明
尊上之義孝而能饗益達奉先之誠因是廣恩庶
能知教矧惟丞弼之舊方均左右之勞用舉徽章

貴于曾世具官李迪曾祖贈太師在欽冲懷弗競
潛德甚高天爵之修遂忘於君仕家善之積爰啟
於孫謀是生忠實之臣荐正鈞衡之位曷辭台路
往殿國藩宜孚渙號之文特需寵親之澤維師命
秩飭壤推榮英魄想存尚克敬荷

曾祖母潘氏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勅迺者寶元冬仲景至協辰有事泰壇昭答靈貺
均慶方夏漏澤泉壤所以勸臣勞而悖孝治也
具官李某曾祖母潘氏壺儀咸備家範早修謹婦

道以可宗。監女圖而母越。善祥有報。良嗣聿興。爲時正人。作朕賢弼。適優賢於邦翰。屬展家於陽郊。增崇曲阜之封。姑慰幽塗之魄。

祖令珣贈中書令制

勅朕嚴祀紫壇。祇裸清廟。精意以感。故瑞福永貺。慶澤所被。故幽明必通。矧公台亮直之臣。寵藩翰撫綏之寄。宜褒祖德。載厚恩章。具官李某。祖贈太師令珣。志行醇深。襟懷信實。早升仕版。進服朝聯。當藝祖之開基。指僭邦而伐罪。屢陳奇策。簡在聖

心。計府商功。邦財增羨。郡條賦政。民瘼必蠲。彌嘉異等之勞。將圖不次之用。位未充量。遽歎於云亡。善及于孫。果歆于有後。荐登爰立之任。方倚于宜之良。肆類克成。顯親有典。式正鳳池之拜。庶光馬鬣之封。魂兮有知。欽此優命。

祖母白氏追封國太夫人制

勅郊報之重。涉配有嚴。朝渙所均。上下咸暨。推是及先之寵。存乎勸後之經。具官李某。祖母白氏。德稟柔明。性恃淑茂。嬪于令族。綽有懿風。惟茲德

之流光祐孝孫而興緒入爲良輔謀必盡忠出殿
大邦惠深及物祀儀方舉慶典惟行宜旌祖妣之
賢載易國封之大魂而不昧服我恩休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二

宋韓琦雅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冊文

仁宗皇帝哀冊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三月癸卯二十九日辛未

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崩于福寧殿旋殯于殿
之西階粵十月戊辰朔六日癸酉遷坐于永昭陵
禮也龍馭賓天珠襦留殯萬方之軌同臻七月之

朔

期茲近法仗已嚴靈輜未進風雲慘鬱以生悲臣
妾滂號而思殉孝子嗣皇帝臣曙接統承堯念親
晞舜徘徊象物驚禁從以如存摧慕僊遊致哀誠
分心盡繫臨奠以長辭蓋終天之永恨乃命弼臣
以文傳信其詞曰

惟宋受命與天無疆藝祖以武底寧四方神宗以
文萬邦一王真廟紹隆赫然其光逮夫仁宗益熾
而昌厥生之初上帝惟祐天日之表振古未覩色
出瑤璋步嚴龍虎其俾真人來綏下土元良之建

七鬯是主寢門之間惕若文武嗣訓之循纂承丕
緒左右獻后以蒙自處大運歸乾獨化陶甄進良
黜姦始章聖權其仁如天其度如淵其仁伊何得
之自然卓秀而茁蟲飛而翔尚不忍傷況吾民焉
惠澤之霈滂洋幅員物無不滋四十二年猶如天
兮化工則全其度伊曠汪然莫際巨細必容默分
誠偽臣在言職不知諱忌時肆詆訐衆嫉狂易聖
心怡然曰此忠義是也吾從過焉何戾猶如淵兮
是能致治明謹庶獄極于哀矜惟法所在未嘗妄

刑郡邑之吏責之詳平一失入罪無階頭采尊為
天子以儉為貴崇尚清虛屏斥方彙曰緣不擇輔
臣入視殿幄蕭然首簏故敬率用縉素了無文綺
衆目驚嗟上曰何唱此之受用素止如是此民膏
血烏敢妄費恭事天地孝承祖宗九見圓丘再祗
合宮大袷于廟親籍于東服器精備梁盛潔不
次不御乘圭顯之何必戶曉民晉偃風取士之路
務在至公十二瞻軒策之必躬雋髦盡得巖穴纔
空有將有相曰功曰庸眇視三代吾具比崇北胡

之強西夏之制時欲跳梁恣其貪嗜吾以威懷折
其凶銳兩塔搖尾從我羈餽百蠻梯航琛賫日至
禮樂具修于戈不試夫惟立嗣天下之基前世令
王或牽以私事不前定瀆于亂危我出獨斷挺然
不疑求賢于宗唯聖是知神器之重其傳有歸廟
社以安生靈以嬉迹其大公堯舜之為昔在人上
必有偏好或樂馳騁或喜征討或務宴游或專營
造或適聲色或泥丹竈棊弈之工擊拂之妙有一
于此下從而效噫吾仁宗澹無所樂曰吾好者在

勤政道日必肝旻惟先之紹間時弄翰或隸或草
聖帚之揮千竒萬巧去冬之暮清燕之閒再闢矢
閣詔呼從官親作飛白侍臣縱觀心合造化生成
筆端書幅踰百大均寵頒退坐群玉行觴盡歡嗚
呼哀哉賜墨尚濕宸章未刊植璧斯虔遽有金滕
之禱縹衣遂徹俄承玉几之言嗚呼哀哉大變之
來天傾地裂四海之慟風號雨血兆民震駭其無
生百辟寃呼而僅絕乘雲之游兮汗漫而自高持
顛之慕兮僵仆而徒切因疑前會之非常似與群

臣之叙訣嗚呼哀哉候律云凜諏辰協元嚴蜃路
以方駕視羽幢兮始前池竹搖雉車旗飾鸞背朱
雀之通遠指青龍之吉山關路長兮去復去宮車
輓兮還不還痛徹六宮兮莫如逝淚灑重瞳兮胡
可攀嗚呼哀哉寒日晝昏愁陰夜積卷晴霓於丹
旒蕩霜波於素帟哀笳玄咽六州之奏增悽駿嶽
前瞻萬歲之聲何聞大隧一肩幽堂永寂人間之
恨空長帝所之歡豈極嗚呼哀哉秦漢而下御邦
子民曼起三紀纔聞數君其間治亂以相交否亨

之不醇如仁宗享國之久而始終太平兮彼安敢
望吾之清塵生而無窮者厚載健而不息者高旻
惟至仁盛德與高厚之俱兮萬世巍然而不泯嗚
呼哀哉

英宗皇帝尊號冊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一日庚戌攝太尉具
官臣韓琦與内外文武百寮諸軍將校藩衛牧伯
郡縣長吏藩夷酋長緇黃耆艾等再拜稽首上言
臣等聞天道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飛走之微必

時而有薦者以知其本也君德被萬寓而不有其
名然臣辟之衆心崇而有號者以獻其誠也故報
雖不責薦而知其本者天必享名雖不有號而獻
其誠者君不違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古今不能以
易也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得堯之仁不聞而
式紹文之聖總百行而無不備探六藝而無不達
粵在宗邸德克而晦令聞莫遏四海繫心譬夫大
明將升光氣前祭萬目瞻望不可韜戢及乎膺受
聖託纂隆皇緒信默二祀動謹先法奉養長樂孝

惟克諧內嚴宮闈而細大必修外正紀綱而頽墜
皆舉攬威柄以歸己幹神化而獨運下暨輟寡悉
安其生至于昆蛟莫不被澤其九族之睦也俾先
乎知道其百揆之叙也本精乎任人若夫延見適
臣咨訪不倦有虞之好問也抑損浮費用度日約
木禹之克儉也緝熙光明而德行以顯周成之保
邦也綜名實而賞罰必信漢宣之圖治也并會衆
美嗣興太平故自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皆奉頌聲
教無取弗虔固足以恢四聖之闕休極百王之盛

節者矣迺者肇種吉土始見清廟祭而受福慶將
遠下下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
叩闕屢瀆請上丕稱以形容於萬一而陛下持易
之謙報道之契德貫二儀而不自滿功偕八世而
無所矜冲然弗居可詔不下自是輿情鬱悒更相
責誚以謂睿聖之烈赫々如此而不能發揚而增
大之是不若飛走知本之著也今三朝之吉萬玉
來會重譯有貢八音在廷臣等幸於此時冀畢前
懇封奏立上莫匪傾竭陛下猶悖諭數四不得已

而俞之。夫道濟群生，而不言所利，體乾也。躬享大命，而若固有之，膺歷也。化成天下，而輝光日新，文也。守在四夷，而兵革不試，武也。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也。親寧而萬國以歡，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伏惟陛下無前之蹟，本忘其名，徇衆之欲，而是承斯亦踵祖宗之舊，而慰乎夷夏之情。惟持其盈，以守其成，壽考萬年，以守以榮。臣琦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英宗皇帝哀冊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庚戌朔八日丁巳，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崩于福慶殿，旋殯于殿之西階。粵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遷坐于永厚陵。禮也。歷在而帝鼎成，則僊四海，驚摧兮猶考妣之喪也。群臣號慕兮有衣冠之葬焉。哀仗初肅，靈幃卽前。孝子嗣皇帝永念罔極，痛深所天，觀象物兮如在。挽宮車兮莫旋，一奠之訣兮既已。悲霄壤之隔萬古之信兮，又將假文字之傳。乃命臣琦繼之以

言其詞曰

惟宋之興祀踰百年聖々相授前義後軒於穆英宗其承赫然嗣世惟五應期則十厥初在藩潛德固異惟善吾樂惟學吾嗜朝夕詩書寤寐仁義顯心聖賢舉跬孝悌官之否臧民之病利必詢而得不在康濟明哉仁廟知予其至推堯之心乃命主罷曰非所當駭然懇避悖迫逾年始辭卽筭高世之行實出文帝既紹統業以濟以勤欲泰天下儉吾一身衣必屢浣食皆屏珍府有餘積賜無橫縉

損約邦用深寔害民比戶而化咸歸至淳壺內之制有妃有嬪位號之等其詳可聞吾悉不備蕭然禁宸侍左右者故宮幾人爲治之本先乎睦親不愛苑囿衆居以均大興學校群心自馴首善之勸于何不臻荷天之休所報惟慤承先之祐其事彌恪始見郊廟陰慝前作霖霏累旬朝位皆愕謂宜改爲言者交錯聖心益堅夙夜祗若及期而祀景氣澄瀆至誠之應老稚歌樂庶政思乂萬機必躬一令之細惟審而後下一言之善則沛然是從覽

四方之奏率至於夜艾訪前殿之對動踰於日中
協靈舜聰明之聖盡漢宜綜核之公好文之盛前
無比崇籍兵之廣寓之在農既恢隆於素教又振
宣於武功於是西之悍羌北之強貊威德所加望
風奪魄陰繕戎備斂藏貪螫奔走間者伺吾策畫
惟固結於盟誓幸保全於沙磧若使天錫洪休壽
鐘遐歷則累世之敵不數期而盡更二虜之驕有
一朝而歸迹柰何歲甫經於再閏年未偕於不惑
帝鄉甚邈遽樂白雲之遊路寢斯嚴忽預彤裳之

冊得非嗣聖當筵與符有開啓闕規於厥後俾大
治於將來太平之功既遺已而不有億兆之衆徒
訴天而盡哀嗚呼哀哉達豫之來憂民不替蠲賦
恤災寬刑霈惠親揮宸筆以定儲位明聖知之在
先俾群情之大慰謂勿藥兮宜寒何與齡之終戾
嗚呼哀哉太筮諏吉蕭辰正秋下廣內以將且卽
大升而弗留臣庶攀勸風雲慘愁背紫臺之業
颺丹旄之悠々萬乘銜悲睇斜暉之莫返六宮灑
泣雜暮雨之難收嗚呼哀哉榮園霄巖汜闕朝啓

登嶺道之崇回。瞰鞏郊而迤邐。池魚輕躍於淮。幘
薤露淒流於心耳。氣暝維山。陰凝洛水。方開萬歲
之阡。已湊諸侯之軌。姬嬙素寡。何須銅雀之爲珠。
玉弗藏。詎有金鳧之侈。嗚呼哀哉。曾聖臨右。永昭
峙旁。侍仙遊之縹緲。帝所以軒翔名素。在於真
籙。迹空留於壽堂。百年之間。自比軒臺之畏肅。九
疑之下。幾瞻耘鳥之飛揚。德固不朽。慶方大昌。惟
英主之號自我。而獨得兮。宜與天而共長。嗚呼哀
哉。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三

宋韓琦雅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祭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琦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某神。粵自涼秋以來。嘉澍未洽。惟宸衷
之在念。顧禱事以爲靈祠。奠茲神壤。奉吉
蠲而致禱。冀聰直以垂休。而神上符宵旰之懷。下

慰編齊之望會風期于少女驅雲族于大山曾未
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耨耕而相賀祠官霑服以言
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瘵兆豐年而為瑞協助
聖猷爰被詔于釜中俾涓辰而報貺用陳馨薦祇
荅蕃釐諒精意之攸歆固嘉應之斯在尚饗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維慶曆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堦謹
以清酌之奠昭告于聖母之靈堦聞之于詩曰旱
既太甚靡神不宗則知古人閔雨之際不愛牲幣

凡神能福于民而為民之所奉者得索而祭焉今
歲夏季以來境內不雨穡人狼顧以田為憂長
民者亦常設壇禱龍款詞求神齊恪之誠不為不
至近方靈應有荅而民望未厭是用陳茲薄薦乞
靈于神神其體斯民所奉之心示神能福之之意
廣敷陰施惠此一方使時澤霑然年穀大獲則民
知神德不謂無靈尚饗

諸廟祭文

維慶曆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堦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某神古有八蜡之祭以記四方若其方年不順成則蜡祭不通豈特使民謹於用財抑亦明神不苟受其報也今歲境內大旱民心顛顛有望於神而禾田卒不救守臣不敢循爲蜡之義而廢神之祀是用舉舊典申薄薦神其歆此蠲潔無使來歲復失民望而重爲媿尚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六月壬戌朔十四日乙亥

具官^琦謹遣也田員外郎通判軍州事遊開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惟神亨有常嶽視帝而祀故距河而北凡民有水旱瘡癘之災則歸心于神謂神主于我心轉災而福之琦幸爲州于廟祠之下每旦開目則思有以濟于民報于君以不愧于神雖然不敢獨私一郡而邀神之福竊惟國家視天下以河朔爲根本去歲雨水爲大沴民太半以饑死天子宵旰旰食哀而恤之賴蠶事既登麥秋有成捐瘠之民粗有生意而涉夏不

雨旱氣日甚，民心嗷嗷，以穀爲虞。天子聞之，不得不重。始北顧之憂，琦是敢以北民所歸之心，且道天子仁聖慈愛之德，弗私所治，而告虔于神。神其振激威靈，指呵雷電，霈乎嘉澤，潤我民疇。使兩河間，普洽西成之望，則神上以寬九重之焦勞，下以副萬民之歸嚮。巍巍廟食，與昊天有共。稱謂宣哉，尚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三月戊子朔五日壬辰具

官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琦聞天之爲道也，惟民善惡而禍福之。然推其仁於福，則所任者多；於禍，則有所不忍焉。神之爲靈也，能謹其所以禍福，而恊天之仁者也。比歲以來，河朔之民罹大饑饉，幸而全者無幾。琦爲治祠，下行一暮矣。夙夜祗慄，不敢慢其政，以于神禍。每春夏之交，水旱萌沴，猶人駭憂，必請救于神，而神應之。夫豈守臣一真禱而能感于神哉？誠蚩蚩之民，無大罪惡，天與神哀其窮，不忍終其禍而致然也。

今歲方春而群陰用事，霾風晝昏，陽氣迫而未宣，
雨意兆而復收，農力于田，惟歲是虞，豈天與神仁
于任福而不忍禍之之意，和神其驅叱癘妖，奮示
威德，霈然施澤，俾遂有年，則民知神休，孰不思報，
尚嚮。

北嶽祈雪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二月某朔某日具官韓琦
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大河
之北，比歲不登，神知之矣。今又入冬以來，雪不時

降，果數之然耶，則否泰宜有以相返，政之致和，則
蚩蚩之民何罪，此人之所以疑天與神不預人事
者，正謂是也。惟神作鎮于北天，成化宜，祭天之
德，示神之明，早霈時澤，慰民望而銷沴萌，以釋人
之所疑，誠大惠也。不然，北道之民，全其生者無幾
矣。天晝夜而不息，胡為哉。神之祀，孰供乎，尚嚮。

北嶽謝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韓琦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迺以冬候將終，時雪

不降重困之民。比屋愁歎。守臣慙政之缺。察民無罪。輒遣屬吏走祠下。合衆心之所憂。上訴于神。神惻然憐之。翌日降雪。闔境之內。無不充洽。愁歎之民。以拊以舞。夫神之化。冥冥然。民固有疑之者。及其應之昭也。則靡然歸之。無疑矣。况猶影響之速乎。宜其望而祀廟而食。有國尊奉。與天無窮。謹擇良日。具牲醪。以修報。惟神始憐之。終成之。尚饗。

北嶽謝雨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三月某朔某日具官韓琦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琦覽載籍。見堯湯水旱之事。而說者多歸之天數。以爲禱。禱之禮。蓋有國家者。徇民志而安下情。其實不可求也。乃有一守令自暴一御史決獄而能上動天意。應時注雨。則於二者之說。不能無惑焉。今則判然無惑矣。琦自承諾來。定會河朔歲災。比年雨不時降。爲民之守。察民之窮。而無所訴也。則必走僚屬。乞靈于嶽祠之下。或三日至五日。神應響答。耳澤大洽。故北道歎。確而定。獨小康。神貺多矣。今

歲自正月至三月不雨民復震駭顧蚩蚩者無告
獨神之有以訴也於是載加精禱幸紆民患既而
雲容聚散連日晝陰至七日雷電始霽一雨告足
則知至誠者必能感神而神以能為民之福也又何
惑焉謹擇日具牢酒以為報惟神陰佑終賜有
年尚饗

北嶽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瑋謹以清酌之奠敢
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瑋聞四方之民水旱

穰皆繫守政之善否瑋常信是說至定而後知不
獨繫于政乃有嶽鎮之神陰主一方能驅斥災沴
而降民之福瑋非才守定行五歲矣政之不善宜有
以勅天憂而及斯民何乃北道比歲大災而定
獨小康得非守政雖不善而神能佑民而福之乎
昭昭矣今歲農疇大穰比戶嬉樂而時雪過期未
有嘉應此守臣所以思政而自懼神所以愛民而
施福之時也神其宣揚威靈振激和氣使盈尺之
瑞早慰民望則民心歸嚮不在他祠尚饗

北嶽謝雪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十二月戊寅朔二十六日
癸卯具官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
天元聖帝近以時雪稍愆未克歲望咎政之失惟
民是虞亟禱于神尚期鑒祐果蒙靈答若響應聲
雖農畝尚冀霑濡而民心大已開釋謹遣大理寺
丞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襄倚躬致菲薄以修報
禮惟神念此一方素垂蔭護更施惠澤以永神休
尚饗

北嶽再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瑋謹以清酌之奠敢
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入冬以來時雪未
洽累遣掾屬乞靈于神亦既喻旬尚稽報祐豈守
臣愛民之心未至而事神之意弗虔乎夙夜究思
罔克自處今遣通判軍州事閻某躬致前懇禱于
祠下惟神察誠之懇慰民之望早垂嘉應以兆豐
年尚饗

大原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閏七月戊辰朔某日具官
辯謹遣某官以清酌之奠致禱于某神琦聞天之
道主于仁不則人何以保其生神之道亦主于仁
不則人何以通其誠嗚呼天與神之道皆至于仁
矣何一方霜旱之後既俾其田大茂垂及有年而
反枯槁之蝥蟥之使民終日哀祈叫呼冀一施其
仁寂然莫應琦治并始數月雖然為政一日不
合于民宜為天氣之病顧民是何罪哉是用奮戒
省咎將民意以有告于神惟神助天化育功在祀
典哀民之誠迫切如是亟驅風雲霈然下雨掃滌
厲氣銷弭虫孽則千軍之內神一施其仁而瘁死
之苗起為豐穎咨嗟之聲轉為歡謠民歸神之心
如何哉尚饗

諸廟謝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某月某朔某日具官辯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神近以秋稼甫成旱
蝗萌孽吏民駭議唯神是歸守臣奮誠亟禱祠下
朝奠未縮暮澍已洽靈應之速實猶影響合境之

內鼓舞歡呼知神之仁益用欽向謹擇良日具馨
薦以修報禮惟神冥祐茲土功德至大亦既拯
民之將殞則當俾歲之大獲守臣何答惟是忠信
尚饗

蒙山祈雪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一日
丙辰具官韓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蒙山
之神琦聞前代良守長以其部旱暵之為沴也必
求境內有聞之神祈禱之而與神約過期不雨則

舉祠燔之雨則葺之琦謂不必然今環晉之境數
千里之廣歲將窮而未雪守臣同民之憂遍禱群
祠逾月弗應聞蒙山晉望也古有祠俯瞰靈淵自
唐以來崇奉祈報民實蒙福今隳圮垂盡而故址
歸然夫祠雖不存山川之神豈嘗亡邪謹遣某官
卽壞祠具肴酒以告夫將已意以達于神神祠之
壞而必完之皆守臣之職也答之與否不敢慢神
而廢職然神能奮起潛德至痛惠澤以警一方久
不信之民則宜遠邇歸嚮易怠為恭神之威尊與

山巍峩不然且懼祠雖完而復廢也神聽之乎尚
饗

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正月丙寅朔二十七日壬
辰具官^{韓琦}謹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奠有禱于某
神去歲歷秋冬連今雨不時降細民駭嗟以田
爲憂者實半天下天子惕然引咎奮戒祈禱無所
不至而卒未大應今復時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
有八九雖星分所次流災有常而天子慈仁愛民

夙夜焦勞守土之臣皆奉命修職不敢有苟刻之
政上病天氣天忍極肆其酷冥然而不顧哉天道
高遠區區草芥之誠固不足以達賴吾境有靈德
之神聞矣天意轉禍貽福灑甘澤以沃枯壤破和
氣而驅癘妖使農及耕耘民安里閭上紓天子旰
食之慮下俾守土之臣省過勤政自新不急則天
施未暢繫神而啟迪之宜民不怨天而信于神神
之功茂矣尚饗

祭告四代祖鼓城府君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某月某朔某日四代孫具
官璿謹遣男忠彥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高祖
鼓城府君高祖母夫人張氏之靈璿閱家集見真
定主簿張度所撰府君墓銘知天福二年中與夫
人同葬於趙州贊皇縣東太平鄉之北馬村當五
代之亂天下兵革子孫於歲時展祀蓋不能及逮
今百有餘載遂失訪辨璿自效官以來志求所在
而患不得鄉邑老舊之人以詢究之今會贊皇人
前普州司理鄭嗣宗行服北歸見過私第問所謂

北馬村者乃云所居之地也遂以誠託之未幾嗣
宗復至且言是村有韓評事墓在焉請使家人親
驗其竊念身祀既遠若不一視銘誌則恐後之子
孫與鄉邑遠近之人尚有疑者故遣男忠彥擇日
以告暫開墳隧拂拭誌石使衆目視之釋然必信
然後增益封樹以時致享于孫承之崇奉無窮惟
靈監此至誠歆此薄薦毋以輕有犯瀆而賜大答
孝孫之幸也尚饗

祭告四代祖堂土地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某月某朔某日具官瑋謹
遣男忠茂以清酌之奠昭告于贊皇縣太平鄉北
馬村土地之神高祖鼓城府君之亡實葬茲土于
孫遭五代之亂因克崇葺各走官路久失訪尋今
按文驗之乃得其所然年紀緬邈人不無疑固當
開隧視銘以取衆信惟神聰直之稟福善而誅惡
者也夫有人孝於其親不以百年之遠刀思封樹
洒掃以勤時享神宜祐而助之使如素志不當以
輕犯土地而降咎殃則神可謂聰直之全禍福不
私者矣尚饗

祭告五代祖庶子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三月某朔某日五代孫具
官瑋謹遣忠茂^男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五代祖
庶子之靈惟靈歷唐顯官興起韓氏終葬博陸
家謀具存瑋自從官以來深惟祖先堂域之重雖
勤推訪未能辨識數年前始得四代祖鼓城府君
之塋於趙州之贊皇至于開隧觀銘衆始大信既
已崇葺則益念庶子博陸所葬^之地不當無迹會故

吏國子博士劉觀通判永寧之任來別遂託尋
究未幾得觀書以從姪弁所得二處士埋銘墨本
未示閱所叙三代則皆庶子之房也且言處士墳
旁歸然而高草樹蒙翳者疑是庶子之塋也大用
感慰故使忠度不遠千里躬修菲薄之薦而請一
視誌文不獨取信於衆人亦俾裔孫歲々展祀無
有疑惑惟靈監此誠懇勿以一時干動神宅而賜
大戾尚饗

祭告五代叔祖二處士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某月某朔某日五代孫具
官琦謹遣男忠度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五代
叔祖處士五代叔祖母夫人之靈琦嘗閱家牒知
五代祖而上實葬博野年紀殊邈雖勤于推訪大
懼不知所在比得從姪弁錄二誌銘來告且言向
葺壞墳之所得也詳所叙三代則二處士乃琦五
代祖庶子之親冢也不勝驚歎慰喜之情故使忠
度擇良日具薄薦完補頽缺再嚴封樹仍飭子孫
歲享祀傳于無窮惟靈歆而監之以重福于來裔

尚饗

祭告永寧軍先堂土地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韓謹以清酌之奠敢
昭告于土地之神琦聞山川土地神實主之無名
而犯降殃可也琦之五代祖庶子歷唐義官終葬
于博野縣之北原雖距今幾二百年矣比始知其
所在若非一視銘誌則裔孫之祀孰不疑而人孰
取信哉故遣男忠虔擇日開隧以告于神非無名
而犯也惟神稟德聰直故宜助成孝心俾求之不

謬琦決知乎神不降殃而降福也尚饗

葬安國夫人祭告祖堂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九月乙巳朔二十三日丁
卯孝孫具官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會
祖令公會祖母太夫人烈祖令公祖母太夫人之
靈琦以新婦安國夫人崔氏之亡取仲冬之二十
九日歸葬於相之安陽縣豐安村祖塋西先所得
之告地啓壤之際潔誠以告伏望英靈昭鑒陰爲
佑助自始興作訖於成役咸得安固永作神居唯

子唯孫傳祀無已尚饗

葬安國夫人祭告先塋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第六子具官琦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令公先妣太夫人之靈
琦以新歸安國夫人崔氏之亡考經謀葬得百日
承凶爲吉遂舉姪殿中丞公度而下諸喪咸歸葬
于相之故室公度則開舊壙而納焉姪孫試秘書
省校書郎確而下則於大塋之東別爲一域以安
之啓壤之始潔誠以告伏望英靈昭鑒陰爲福助

宅兆獲安于孫世事尚饗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韓琦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
師魯惟君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
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時之決

審乎蒼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
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
夏人擾于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
往君隨晝籌夜畫忍睡忍饑星夜矢石勞苦艱巖
凡四五年心德秋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
勤進督渭師懷恚之後破壞創痍君能盡力補綴
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之保
邊務實耻于妄爲不合小人乃啓禍基易慶晉潞
奔命何疲輸忠抗論同者乘危君前在渭屬防秋

時以公解緡貸其偏裨俾償宿負免干典彝月取
其俸送官勿虧且責效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
斥流離衆謂之寃君耳如飴自隨徒均帝方念茲
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
賢未託孤遺謂無怛化言色怡怡忽整衣冠盥滌
莊祗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
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勳與也竒
不肖胡佑坐未福禧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
福生爲人嗤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

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墳麓葬不執緋奠不捧卮使
我大恨痛切肝脾徒憑簿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
嗚呼子朗尚饗

祭文正范公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韓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
為吾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
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
撫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喋而不得施兮委

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
止乎平生之交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立
朝接公尚疎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師於西乃與
公俱恟心畢力誓剪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
千難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駕
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不辨遂連公呼自顧無
有媿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羌未附一節
同趨與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
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為堂果如是乎道卒與于

時戾謂公近而僕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
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
之來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細書以
時為膏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矍鑠以將厚意
謂公康寧日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視矍然遣
使候公鑿寐會公得穎肩輿赴治尚煩公答親筆
數字意公小痊粗以為慰方具書藥詣公所憇得
元規報云永逝讀之駭然手足俱廢氣填滿膺食
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

即有死兮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
又天胡不仁而不憇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屨
瑤島高文奇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目前
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
公說且億萬載不可磨滅此為大而為壽兮信誠
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惟是冥
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乎公乎
知乎不知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維嘉祐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己巳朔某日具官韓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僕射丰公之靈嗚
呼僕與公文世孰為正在天聖中考士之實上初
臨軒親接程律公當其選天下第一僕叨次公若
甲之乙為合之易公純我質愛則昆弟同則膠膝
從官西東雖遠猶密及佐大計局相並隣議必聯
席食常對茵出入省戶輝光播紳公踐掖垣文追
古淳夫何鄙村復序後陳更直書命參明帝緡公
入禁林朝補得人僕草公制榮無與倫夏人擾邊

沮我威武僕承人之奮命西禦父之未效命公未
撫公之所臨如旱雨繫公之畧遂振王怒僕時帥
秦公留燕詔獨有二天公惠之著疆事之寧僕忝
樞輔公為大農屈事泉布進居公前愧日無措
僕斥于外公方處中排攘群讒陰存大功僕走二
塞身當虜衝一紀之間莫覲音容天與其幸還趨
九重付以舊物本兵之崇公弼宰政望尊德隆而
不大拜反及愚庸僕實無堪懼顛厥位圖講大寧
賴公以濟其道之同言無少異白髮相親在古無

二公歷二府積憂成瘁始疾之微在告而治日須
公出以奉醇粹如何浹旬遽然永逝嗟乎人生有
是不意嗚呼哀哉公之德業海內晉傳清芬雅範
則流爲世法忠謀大節則詳於史編浩乎若江漢
之紀地燦然如日月之麗天此特叙生平之好故
舉其槩而不言唯將哀誠一奠几筵公固知我終
身愴然尚饗

祭正獻杜公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某日具官

韓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徒侍中杜公之靈
嗚呼自公勇退于今十年天下日思思公至賢故
每聞公之病也衆猶已之病今聞公之亡也則相
與駭而歎曰元老之喪天下將安而法焉况辱公
之知世無比旃雖願百殞以贖公而莫得兮其哀
深痛切非文字之可傳然而因奠寫誠烏可無說
含悲失次舉公大節在祥符初文則公傑巍取甲
科美譽四徹自時爲吏天性精勤驅煩判滯明敏
無倫不施鞭朴吏畏如神凡守郡邑政晉曰循凡

主財利法皆近仁中司執憲紀律箚紳曰雍曰并
乃國方面命公鎮臨天子安燕上曰公勞未尹畿
甸穀下亟清樞廷是踐公既大任爲國圖寧力進
忠良正人彙征時羗之叛與狄連衡公謀廟堂二
垂寢兵僥倖終塞斜封不行有職顯然坐觀太平
讒邪狴狴卒壞于成作相百日彼徒益獐齧公于
充公道愈明公則告老上允其誠旋營厥居處于
宋京噫公之貴不與衆類不買田宅不畜聲妓蔬
食菜羹緼袍布被奉已惟約周久則義人難其常

公行獨易至清之名今昔無二噫公之退與衆復
異棊博不親林泉不嗜枕藉百家沉酣六藝詩筆
日新放懷怡志書法日工或草或隸優游自娛以
卒吾歲嗚呼哀哉公官一品位誠不卑公壽八十
年非不耆在公享之良厚何人心之甚悲蓋以公
還事而未精明不衰憂國之慮過於有政稱善之
勤同乎已爲向使朝廷重惜公去復公丞擬以十餘歲之
康寧翼億萬世之丕基則治胡爲而不唐
虞公胡爲而不臯夔噫衆願之終戾兮不繫公而

繫時徒憑使人酌公一卮公乎爲乎已而已而尚
饗

祭文相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
具官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相狄公之
靈惟靈忠孝沉厚出於大資威名方畧聳於塞外
入登樞府蓋旌勲勞出殿輔藩聊遂偃息何止福
所鍾而不與其壽一人所悼者未盡其才琦向處
邊垂公實裨佐自聞傾喪日極哀懷茲承已擇良

辰權厝淨宇敢憑薄酌少致哀誠魂兮有知諒垂
歆監尚饗

祭贅隅先生

維嘉祐二年歲次戊戌十月戊戌朔十日丁未具
官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贅隅先生黃君
之靈先生以學自富以道自貴身居草萊名暴天
下公卿大夫知先生之賢薦先生之晚老得一命
遽然而亡嗚呼豈天之於人既使其學與道之不
窮也則其身也固不可得其不窮耶不然何此槩

沮屈之如是乎璠忝大任竊重權不能極力推挽
使先生之學之道少伸于時而身為不窮反咨嗟
疑天不自引咎誠罪人也今先生之子能奉遺書
謹遺法介然以不墜先業為意護喪南歸得舟東
下因致薄酌一道哀愧之誠先生宜來敬是精潔
尚饗

祭范寬之刑部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五月丁未朔十五日辛酉
具官^靖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范郎

刑部之靈君之於余兄之子塔而余姪女不幸早
世親知之深義無少替垂三十年意愛交至君提
國憲向領全吳察廉之失屢經赦書復久去官攻
者終証降漕得守遂觀濠魚中外文章辨君非辜
牽復甚適君胡遽殂嗚呼哀哉君始得疾殆於累
月度不能起尚記踈拙請兄援毫寓書以訣惟草
二名親筆余別余一閱之夙夜悲咽其間一事余
竊為疑云分毫恩未嘗及之余之知君惟道是期
所謂恩者有公有私私則結好死焉莫移公敢市

寵非余之爲嗚呼哀哉君之平生志氣豪邁臨終
之言何近狹隘得非有激其意安在俾余恤孤余
安敢忘千里致哀惟憑薄酌英特之魂宜乎不昧
尚饗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
遣門人陳諤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魯國太夫
人之靈惟靈早嬪君子克謹婦道闡內之訓莫匪
忠孝有子逢辰相告大君膺功盛德世無與倫勤

哉奉親繫我賢相晨夕旨耳得諧榮養享封大國
綸翟魚軒康寧壽考五福之全相君承顏以懼以
喜請治于浴歸未鄉里慰我高堂鼓鍾笙簧大期
之及怡然而亡璫於相君義則兄弟何以致哀是
惟薄祭尚饗

祭崔良孺殿丞文

今蓋誤ナラシカ
忼蓋誤ナラシカ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九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具
官^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殿丞崔君十哥
之靈惟君之稟天與和粹大韶之祭聽者忘味大

圭之全瑩爾君瑞君父正臣始終道義君兄節士
環特其志君之漸摩固無不備惟文之高乃不中
筭惟才之敏見於爲吏其勢奔騰譬若良驥千里
之遙旦暮可至柰何半塗遽爾顛躓惟余之室君
則其筭余幫之篤實均同氣君如京師必館而懋
歡然相接唯恐分袂今夏之首君來審官待次得
告再歸闕田初聞小疾勿藥當痊遂不裁問日期
駕旋使忽至止君兄惠牋具述君病且憂纏綿余
驚呼醫俾馳詣前醫馳未達訃來何遄嗚呼哀哉

君之德美稔于衆傳復被餘慶宜熾而延何謂強
仕倏茲溘然命也孰訴噫嘻蒼天嗚呼哀哉君姊
之亡傷摧二年又感君感心如灼燃徒憑薄醑致
此拳拳哀誠千百未能一宣君其知乎歆余

意焉
尚饗

祭資政吳長文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十月庚子朔某日具位韓
琦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資政吳公侍
卽之靈惟公之生得道之粹惟公之出爲世之瑞
粵在妙齡已歆竒器六經深醇諸子同異下逮百

家史氏所志經公一覽則能誦記學優而仕進道
益勤遂塞詔奉大名是振作廟知公擢公諫臣聳
激忠義漸摩聖神致我后德大猷日新領漕東南
使煩以試屬部一清何止經計更殿鉅藩所至稱
治風績藹然實冠循吏西掖代言北門典制號令
文章一時溫麗翼之京邑則于四方帝曰疇予惟
公是當大豪兼并過於寇攘公暴其罪投之遠荒
姦盜四走壞其橐囊高視前輩為宋趙張上曰公
賢贊我幾命恊心憂國大本以定俄執親喪毀幾

滅性茹蔬泣血卒羸而病服除還位丞叅大政真
儒秉鈞內外交愛任直為輔忘身匪艱辨白君道
呵排大姦義貫白日名高太山退處于外孤風孰
攀公往治青余趨雍却避辱惠音道其雅素且曰
吾疾庸醫所誤今雖調適未甚如故余病亦久勉
而作書馳走一介候公起居回得公荅慰我勤凜
親翰累幅筆精有餘余喜料公其疚心除命世之
佐百靈所扶嗚呼哀哉書未未旬余徙鄉郡復促
石車因令入覲道聞公計心臆摧震天乎人乎杳

默奚訊善人云亡乃邦之譽公如可贖余義當徇
雖百其殞夫亦何吝嗚呼哀哉歷代已往如公幾
人萬世在後公名永存孰壽孰夭此安足論惟是
餘慶亘昌子孫何以致哀奠公一樽公未歆乎公
靈者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八月朔某日具官韓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安退先生劉君之靈嗚
呼先生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

人不到者甚多憤然不少屈於世兮遂樂窮處唯
酣杯而放歌晚而絕穀棄置家事欲融怡於太和
澹然如此而大猶不祐兮亦奔隨於逝波余方罷
西帥還故鄣借號塗而亟過瞻先生之墳土未乾
兮不能一奠於山阿徒遣使指陳薄薦以將其意
也嗚呼先生其知余之悲乎柰何柰何尚饗

祭崔公孺比部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韓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

及寇作壻君門君時妙年德性已尊不事彫琢歸
乎質渾博覽經史富于藝文耻在蔭籍思同俊群
射策不偶遂遺世紛西竺大法南京祕源旁逮莊
老虛無之言沉酣貫穿洞其本根顧視軒冕淡如
浮雲勉而爲吏非志所存粗以庇族仁風是惇聞
常詣我情均茅昆酒會歡密詩豪放棄時槩道奧
開聳破昏益我多矣如猶附薰余視君爲期諸古
人如何奄忽遽罹人也善良至此天也寧論泣馳
使指奠酌一樽君乎來歆惟靈者魂尚饗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八月癸丑朔某日具官韓琦
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張世昌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致政學士趙君子淵之靈嗚呼僕與
君交心照莫二論契之深同門之壻在明道初禁
林並試縣陟道山日親高誼直則同舍分則同氣
譬若驢駝方駕平地欲騁千里自當存至如何遲
速半途而異君知命者未始較計嗟君之才畜不
大施歷殿藩府所在循吏晚求西臺亟謝君事惟

洛之都有完者第方期優游遂我高志不虞安休
乃失顧衛使人遠來諭我疾勢駭而馳醫往道勤
意醫纒及門而君已逝嗚呼哀哉年踰七十壽足
爲貴諸子宦達寶昌而熾進揚令名退絕織累君
之始終可謂無媿而余悲者義切親懿聲顏永絕
翰墨徒祕緋不親執奠不躬致臨風長號涕泗交
墜惟憑一介具此薄祭冥冥有知爲我未暨尚饗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_者謹遣三

班奉職隨行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
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
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旣遂大功旣成年未
及老深冀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嘗畀以福
祿天亘錫之壽齡胡不憇遺遽爾摧傾此冥理莫
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
少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閱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
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頽敝唯公振
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

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熾公
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
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姦萌輒攻氣劫忘忤行孤少
同於穆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
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
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
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
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
其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幄猷爲台衡弼貳撫

御四夷兵戈不試整存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
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
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旣不苟高惟戒顛身雖
公輔志在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
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
道同氣類出處雖殊趨向何異暨忝宰司日親高
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偽或不
知公因罹謗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
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

惠以新詩雖亟訓答柰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
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肝膽幾墮公之
逝矣世鮮余知不如從公焉用生爲遐修薄薦奠
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監茲尚饗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

墓誌銘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
壽郡太夫人歸厝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
生大寧郡太夫人侍葬焉棺槨之制率用降等安
神之次却而不齋示不敢瀆也夫禮非天降地出
本於情而已矣今夫人從太師於此域所以慰孝
心而稱人情也夫人姓胡氏其先蜀郡成都人曾

高以來世籍富貴豪於西土父覺始仕孟氏名在
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
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
吏王慶玉被譴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人
歸於大師夫人生而淑明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
工凡黠酥剪絲擬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造化性

慈仁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運義趣口能誦者十
數經聖門之內傳授教誨人人嚮善太師委以主
家事夫人上奉仁壽下睦宗姪姪姪然夫人無問言仁壽
愛而禮之相待之意猶姪姪然夫人無問言仁壽
曰琦璩終秘書省著作佐郎仁壽撫之義均所生
在醫雅時夫人或答之仁壽必奔走保救終日

不與夫人語琦未成人仁壽已去世天聖五年春
琦始與著作兄同擢進士第綵衣拜慶當時為榮
琦初任通判淄州迎夫人之官下與婦崔氏晨昏
侍膳羞奉顏色孝養無違八年夏方受代而夫人
宿疾作琦日討方書治湯劑躬自杵藥未嘗委人
禱神訪醫卒不獲驗終于五月九日享年六十三自
琦登朝暨忝貳樞府夫人凡三追封至太寧郡
太夫人嗚呼顧復之恩如天地之大非言可紀也
然刻錄徽著于亡窮亦孝子之志焉臨葬哀號為

之銘曰哀哀蒼天予有罪兮當大余身何佑余
以祥兮反喪余親使余生不得盡其養兮余豈榮
乎鼎茵儻親壽之少延兮敢謂天之不仁惟劬勞
之恩罔以報兮余恨終天而不泯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太師長子諱球字伯玉少有志氣泛覽經史務究
大義不爲章句之學每讀書見古人仗忠義建功
立事者必撫卷感慕其所爲好擬孟郊作五字
句詩意思清遠人多稱詠初以蔭補太廟存郎遷

授湖州德清尉猶姦奉法如老於從政者太師聞
之喜曰此兒他日必爲能吏吾家有望焉太師未
亡前數月兄以疾卒時年三十四娶陳氏生二子
曄早亡公茂今爲太常寺太祝在官以幹潔稱優
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兄從太師葬於相州安
陽縣新安村西塋之唐位子曄同葬焉惟兄高識
大器宜副先公之言以興吾宗不幸初仕而大可
謂命矣銘曰人無壽夭貴乎嗣續之賢兄今有子
矣夫何恨焉

二兄監簿以下墓誌銘

太師第二子諱瑄字伯瑜性謹厚好學不雜交游以蔭授將作監主簿自太師之亡兄為長事母仁壽郡太夫人盡孝治家有法宗族間愛而憚之仁壽久寓君宗師欲徙家於許兄往營其事過許田縣洧河之石橋遇水暴漲溺卒時年二十七太師第四子諱琬字叔寶美姿儀器度淹雅以太師遺奏賜同學究出身選授孟州司法參軍幼能為文章方刻意自奮欲決取科第到官纔數月以疾卒

時年二十七娶辛氏生一女適楚州山陽縣主簿

張詵太師第三子司封之長子名景融字晦之生

而穎悟屬文甚工琦常愛之謂必能紹立門戶初

用司封元蔭補知杜奇即琦任樞密直學士遇乾元節授將作監主簿後從琦之澤州得暴疾數日而卒時年七十慶曆五年二月二十日琦奉考妣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葬師云司法兄無後監簿兄與景融未娶而亡宜同葬遂從其言葬於東瑩之庚位監簿兄之靈居南為上司法兄次之景融又吹之銘曰有不而未試早大而無子此世之人共哀矧宗族之哀

五兄著作墓誌銘

太師第五子諱璩字子徽於琦同母兄也天聖五

年春擢進士高第初任安化軍節度推官丁母太
寧郡太夫人憂去官復除再調權舒州團練判官
又爲建昌軍判官慶曆元年秋吏部奉課最授祕
書省著作佐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年二月十九
日以疾卒時年四十一娶陳氏勲臣之裔雅有婦
德生一子正茂將作監主簿四女並在室兄少負
雋氣聰穎過人每讀書必泯絕外慮雖在右翼然
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言一覽卽能誦記尤通
左氏春秋爲文敏速初若不甚經心及成詞壯理

備雖他人精思有不及者性純易襟量夷坦遇人
無賢愚一以誠接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波陷穽
之儉有時意樂閑放與朋友相過從酣笑杯酒間
或逾旬與未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帷閉戶以
墳典自環雖在寢食未嘗捨卷其真率如此當官
治簿書斷獄訟矣決如神所至以明幹稱然志氣
磊落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強顏曲意求薦舉爲大
耻故久滯賓幕兄不壽才越強仕不得盡其器能
嗟乎二年間司封兄與兄相繼而亡惟小子獨承
門戶之重雖叨竊寵仕顧先生行無一存者復何

榮哉但諸孤蒲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今奉
考妣歸厝故軍以兄從葬於東塋之土位永懷友
愛哀不自勝銘曰天生雋奇當有所施才優宦薄
惟世孔悲復奪之壽大豈無知慶有餘者嗣人是宜

新婦賈氏墓誌銘

惟賈氏故韓城令符荷之女年二十為韓公茂之
婦中無遂內有助未踰年疾物故慶曆五年二月
二十二日安陽水冶獲安厝從祖舅太師之葬也
東塋丙位實其墓

姪太常寺太祝直茂墓誌銘

三兄司封第三子曰直茂字師黯幼聰悟喜學七

歲能屬文語言動作如老成者兄以是特愛之異
於諸子十一歲而兄亡嫂李氏繼卒予撫而教之
直茂能稟訓自飭道業日修為人和謹通明周悉
時事內奉親族外接賓友無不得其歡心者予常
謂兄清德純孝為世表式而天不畀大位又奪
之年則其慶之所延宜直茂得之以興吾宗故心
常泰然如門戶之可屬也直茂始以兄蔭補太廟
齋郎慶曆七年余用南郊恩例遷將作監簿皇祐
一年大饗明堂遷太常寺太祝五年春奉進士及

第簽署信陽軍判官廳公事時予為帥并門直茂
歸待信陽闕明年春以家事如京師得瘡疥醫誤
而早下之毒氣內畜不得發三月二十日卒於其
姊婚祕書丞張說之家年二十五余既以吾門屬
直茂又痛其不得在家而亡悲哀之積乃得大疾
幾于不可治嗚呼余之所愛豈私于直茂哉蓋以
世家子類多不歷艱難習尚驕佚不知其先之所
得之勤忘學肆侈自底不令使生者族屬不能合
死者墳墓無所託幸而有一賢子孫出則其尊親

之心其愛何如也今吾子姪輩皆耻以門籍之蔭
思自樹立苟能力學力行勤以不墜先業為意則
余之所愛猶愛直茂之公也豈私乎哉妻崔氏余
妻兄大理寺丞勉之女工部侍郎立之孫柔順正潔
得其家法三子搃試祕書省校書郎次高紹並
幼一女直茂訃至踰月而卒司封兄諱琚嫂李氏
壽春縣君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直茂于相
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冶先祖令公之墓次東塋
之辛亢銘曰噫嘻乎夫士族之興也不繫乎子孫

之賢何賢而多大兮不肖之比肩謂祖宗德薄而致兮則吾之家不然既富爾之德而番其壽兮是三子者宜昌大而克傳若然則善惡之報人猶有望于天焉

姪殿中丞公茂墓誌銘

余長兄潮州德清尉贈光祿寺丞諱球之次子曰公茂字師道即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諱構之曾孫右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國華之孫母靈壽縣太君陳氏公茂幼失二親祖母魏國太夫人羅氏鞠之如子而余三兄司封又愛而教育之余與公茂

同年生同時就學公茂始讀書為辭章甚敏而幹家事尤長故司封克專以門內之務責之公茂所委必集嘗曰我所以能辦者無佗勤而不私爾移我此心以治吏事宜無甚難者然用是頗廢學天聖中有詔少卿監以上歿於五經刻恩者許錄其子孫一人公茂應得補郊社齋即調南儀州岑溪主簿岑溪風土之惡在嶺南為第一而公茂殊不以爲憂但日與其民辨訟之枉直而平其疾苦逮滿歲全家安然以歸再調楚州寶應縣主簿考滿

補開封縣丞康定元年秋余任陝西經畧安撫副
使奏公度授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
事宿据汴渠之衝事甚劇公度悉心贊畫其今翰
林學士王公素知其才屢稱薦之慶曆三年夏乾
差知汝州葉縣事轉太常寺太祝俄改知礪州武
安縣事縣跨西山盜賊之數公度乃籍邑之射生
戶者使各占其地遇盜奔則與當捕之吏共捕之
條其賞罰示以必行盜奔它境六年秋改大理評
事七年秋差通判懷州事次歲河朔雨水害稼民

大饑公度與其守夙夜經慮誘郡豪出粟極力賑
恤全活甚衆時朝廷轉江淮米百萬斛由黃河下
抵衛州分給災傷諸郡公度被旨與中貴人董其
事皆如期以濟皇祐元年改光祿寺丞二年春就
移知榮州事明堂恩遷大理寺丞五年冬轉大子
右贊善大夫郡有鹽井四十餘所昔以歲課之重
乃抑鄉民以分主之年祀既遠水泉有盈竭戶力
有興替得利之多者或所主之戶富得利之寡者
或所主之戶貧故貧者雖歲破家不能償官課而

富者日獲其贏以肆兼并榮民若之久公茂既知
知其故曰吾境之民皆王民也奈何使其有幸不
幸以至此而有不變之哉乃集其衆使自疏之於
是類其井得利之多寡以相附之量其民戶等之
高下以相參之民以爲均而課入亦辦轉運使知
而保奏之事下三司以爲當朝廷嘉獎歸闕用是
升次得知和州事嘉祐元年冬改殿中丞郡有宿
寇時笮閭里民以爲患公茂乃奉武安制盜之法
增損之以令其下訖三歲無盜歸屬朝廷以瀛處

邊要北道之重通判之任非嘗爲郡者不得預其
選公茂以近先域歲時洒掃之便欣然就之將赴
治所而疾作食輒不能下病日益余度其難治乃
泣而諭之曰萬一有不可諱汝叔在勿以兒女爲
慮公茂曰是誠感然兒女之安與否公茂莫得而
知之矣色殊不動是夕卒其達性命如此四年正
月四日也時年五十二公茂介直有守性樂儉薄
每公退必涉獵書史間以詩筆自娛齋室凝塵怡
怡如也待遇賓佐稱禮而已不爲厨傳之飾人或

譏其太約公度曰吾雖起於蔭補當吾祖考之亡
諸父未達之前家甚窘吾嘗同歷艱若今幸竊榮
祿敢效世家子之所為哉雖然尚懼吾子孫不能
守法漸陷奢放以隳吾家聞者嗟服之素曉法令
而用心平恕凡處讞議苟情文相當而上官執其
異見公度必析理因爭雖死不可奪也少侍司封
兄從官見其清白過謹志師慕之故在官以潔已
為先閨門肅然雖市物一錢不得不白民安其無
擾去則歌忠之公度始娶賈氏同州韓城公昌符

之女先卒再娶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封仁壽
縣君皆柔順以正克成家道子四人長曰確試祕
書省校書郎次曰愷並早亡次曰恪祕書省校書
郎次曰恪尚幼女五人長適前常州武進尉孫扶
次二女早夭次二女並幼慶曆中余葬先考妣於
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冶而賈氏從葬于東塋
之內位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
夫人崔氏之葬乃舉公度之喪納賈氏壙中嗚呼
公度行完于躬政修于官吾門之令器也不幸越

中年而亡余且老失其所託可勝其哀哉銘曰噫
公度兮行廉節勁爲子克家在官能政明而守法
當世誰競怡然處約衆則奚評宜亨也豐嗣門之
盛如何始衰遽此不幸夫子言易善兮有慶及繫
辭焉又責知命慶爲教和命其默定不然何爲報
之戾哉許于天兮孰聽

姪孫試秘書省校書郎確墓誌銘

確字百堅余姪殿中丞公度之長子母仁壽縣君
張氏確性端厚沉敏幼而喜學爲文典瞻有老成

風格慶曆六年夏余以軋元節恩奏確得試秘書
省校書郎嘉祐元年秋應進士舉不利乃慨然勵
而爲學益若不辛勞而生疾寢以羸僮卒於三年
八月二十六日時年二十一妻孫氏虞部郎中周
之女柔淑有婦德感夫之亡痛悼不已未終喪亦
卒生一男曰和孫一女並早夭嗚呼天之肆罰也
其甚矣乎使夫妻盛年俱殞而又絕其所繼此行
路聞者孰不傷駭則於君吾族其哀何如哉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

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以葬確
孫氏祔焉葬者以爲壬穴云銘曰確生吾門是謂
良嗣如何力學遂以勤薨婦執夫喪未終而逝亦
嘗生子又不克繼天戕善良酷也如是哀無窮兮
葬因以誌

姪孫愷墓誌銘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度之次子母仁壽縣君
張氏愷天性孝謹幼識禮義讀書驪記而善屬文
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父

病愷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辭帶者累月及父之
亡也哀毀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篤不可治五
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時年二十焉愷之所稟可謂
粹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處家也有不煩而睦
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幹乎柰何乎吾家之不幸
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
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
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以葬愷銘曰秀而不
實夫子之嗟哀哉愷兮遽如是耶

故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志寧字宗儒其先渤海裔人唐末亂遠祖避地澤潞而遷洛遂爲河南洛陽人曾祖達祖潛值五代多故皆以儒術自富不求聞達父素能世其學而喜黃老言高放不仕以公貴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公幼沉敏博學強記未冠已能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嘗得疾至篤忽夢神人以兵畧授之寤而疾頓愈因取諸家兵法讀之了如夙習盡得微奧

於是益覽子史及陰陽識之書究古今治亂成敗之迹慨然以功名自任咸平中舉明經授邕州安仁尉丁刑部憂服除再調鄂縣主簿時真宗詔復唐六科以待魁傑之士公乃上所著平燕策應識洞韜畧運籌決勝科京兆守向公聞于朝秩滿復上書論事石對龍圖閣公極陳用兵方畧且言事莫備于師卦因講其卦于上前真宗大悅親諭公曰他日勿愁好官朕將貴汝尋免策試特授大理評事屢乘間賜對必核刻執政惡之諷有司出

公知越州蕭山縣改衛尉寺丞徙知潯州轉大理
寺丞丁母南陽縣太君井氏憂服除赴闕復數召
對真宗嘗諭二府大臣曰高其事業才識不可得
卿等宜善任之既而面賜五品服通判潞州歲餘
復自言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各赴闕執政以
制舉非其時罷之特改太子左贊善大夫換供備
庫副使知和州居頃之真宗不豫公拜章請觀及
對密奏今上德業日新願早建東宮以安天下之
心真宗大悟面賜黃金五十兩還所治乃詔公凡

所奏事許附入內內侍省通進無闕銀臺代還改
西京作坊副使知趙州真宗疾甚公又拜疏請東
宮監國以釋萬務之煩今上登極轉如宗副使改
知滄州大聖中河北大雨傷民田壞三十餘城召
歸為體量安撫公悉心經畫先賑恤而後力役已
而民安城完天子以為稱職改東染院使充益利
路兵馬鈐轄歲餘召還轉崇儀使充河北沿邊安
撫副使改內園使知趙州徙霸州景祐初上以公
先朝屢陳建儲監國之議特授宮苑使蓬州刺史

以旌其忠。繼徙深洛隰三州。趙元昊初反，公自隰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十數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元昊舉兵寇延州，劉平石元孫陷于賊。公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公言，亟召至闕問。今宜何爲策？公曰：今將不達權謀而兵未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旣成，上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皆出行，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公又言：元昊北與契丹通，宜

爲備。卽命公爲河北諸州安撫使，以經畧之本道。有嫉公之統制者，言于朝曰：今特置使以啟虜疑，不若俾兼他職而陰主其事。改授西上閤門使，知滄州。未幾，虜果背約，以書要關南舊地。徙知定州，改鎮定路鈐轄。公始以得時自喜，曰：慮果敢先發。吾以術致其師，當一戰以破之。日訓飭士衆，以期立功會朝。廷遣使復通虜好，公雅志卒不遂。卽上章告老，詔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公旣得謝，乃與鄧國張公太子少師佺公暨休官諸老凡九人放

懷林泉間以詩酒相娛樂追唐白傳九老之會京
洛好事家多圖寫而傳之慶曆五年中天子思
公命就第訪以邊計公卽以前在河北致敵取勝
之畫及別陳制虜上中下三策上之朝廷嘉納賜
以緜帛復從其請特改殿中監致仕享明堂恩轉
衛尉卿皇祐五年四月十一日無疾而終享壽八
十三臨終復出書一通授諸子曰吾生無以報國
死而不言其恨無窮書奏所言皆國家大務天子
憐之錄其三孫焉公少有大志達權變善論兵而

未嘗輕與人言特為真宗所知亟被進擢不由薦
引其後有所施設而多為當塗者沮撓故常自比
淮陰武鄉侯而謂不偶蕭何徐庶人雖異其言而
朝廷不能果于信用使功業不大見于世時論惜
之然歷守河北邊要諸州及繼領兵鈐安撫之任
朝廷以北事倚公其重如此則其馭邊經遠之術
用于時者可勝載哉公於民政專以仁惠為本北
人被公之化者至今歌思之所著皇王治統文武
經緯太平助化策儒將前議兵機總要周易化源

園總名之爲閭外書行于世公四娶陶氏丹陽縣
君邊氏未及封韓氏長安縣君皆以淑行柔德宗
黨賢之並先公而亡馬氏今封京兆郡君追往撫
孤義隆慈篤子八人損翼貢震蒙大理寺丞皆早
世復前權撫州軍事判官天性孝謹治父學善議
論漸蔡州平輿縣令渙西頭供奉官皆自樹立志
與其宗女二人長適兵部員外郎王田次適右諫
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趙及孫男八人孫女九人臣
和元年十月廿九日漸渙舉公及三夫人之喪葬

于河南縣縣齋鄉某原前葬復江來請銘歸而暴
卒公余娉壻也既悉其生平出處大節又感復勤
孝而死於義當銘銘曰天子之難莫如用兵國之
安危士之死生公得之神學而易明時果吾用功
其決成意公之策大疑小行志卒不遂歸老于鄉
昔遇真皇言從計聽儲副之議矣于志誠惟天所
錫壽考安榮諸子皆孝力事所學山東而安伊西
而清此藏公骨不藏公名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五

宋韓琦雅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墓誌銘

故大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

墓誌銘

公諱侑字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
為冠冕名族曾祖真祖鎰生五代間恬晦不仕父
庸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開封掾終殿中
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徙居潁川今為潁川人尚書
深古學聚書數十卷以教諸子長子侑次子僅遂
以文學有大名公為少子獨個儻任俠好繫劍習
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肯勤閱父書暨二
兄舉進士繼為天下第一於是刻意為學而天性

警拔不數年能踵二兄之業咸平三年復一上中
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以
自便公獨請補威虜軍判官冀乘時自奮以見功
業已而契丹講和公志不就再調虢州軍事推官
用知己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改開封
府封兵縣真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為頓遞使表公
知襄邑縣駕還職辦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
惠王公植出知應天府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故尚
寬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

十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闊達持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己出見非義者甚於世讐處身至廉而輕財好施及亡幾無以為葬具士以此稱服之所莅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盛一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聳慕皆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至于父兄之訓子等必舉孫氏以為勸唯恨其不及也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衰藹不振僅存嗣續獨公子周

為比部員外郎知洛州端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嚮學天顧孫氏而俾復興者其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登朝累贈公光祿少卿母夫人追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咸終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義次適大理寺丞楚元卿次二人幼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固不幸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

記一二得舅撫大槩以銘之斯不朽矣銘曰猗公
之爲超然遠馳始慕古人功名自期志兮可尚逢
也非時卒繼伯仲以文終墓試才郡邑吏喘民熙
壽晉于天用不大施惟公之宗始盛中衰衰而復
興在公本支在于能孝卜兆符龜祔公先塋神兮
安之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張公
墓誌銘

故贈遂州觀察使張公亢之將葬也諸孤具公之

官次與平生之施爲泣來告曰公曩帥西邊我先
子實備將佐其忘身扞寇勤若百爲固不待疏列
而公知之詳矣昔种侯世衡事范文正公宣力環
延及其亡也文正親爲文以誌其墓蓋悉其故吏
之勞書之所以爲勸也我先子之事其著如此公
忍遺而不書哉予哀其誠而義不可以辭故爲之
叙曰公字公壽其先濮州臨濮人曾祖裕怡晦不
仕祖居實鄂州嘉魚令父餘慶太子右贊善大夫
贈吏部尚書逮嘉魚葬于宋故今爲宋人公少磊

落有大志博學能文之外喜讀諸家兵法常慕古
丈夫立奇功偉節以震暴於當世不爲拘儒齷齪
之行始寇中天禧三年甲科任廣安軍判官滿歲
再調應天府推官南都地素卑民若水患公爲治
白沙石梁二渠壅者悉通而田以歲獲本道轉運
使上其狀就改太理寺丞知南京留守判官事府
尹晏无獻公性方嚴少許可獨知公府事無鉅細
皆以屬之而無不集者轉殿中丞應李文定公辟
簽書西京留守判官事籍田恩遷太常博士改屯

田負外郎從遷判環州未行改鎮戎軍公素負膽
畧旣得戡邊政於戎事益以究習揣知无昊性凶
殘喜誅殺勢必難制上書請先爲之備又論西北
二垂攻守大計其言深切較著前後章數十上於
是天子知公有將帥之材數欲用之會丁母憂去
職未幾契丹聚兵幽涿北邊搖動乃擢公爲如京
使知安肅軍事詔趣之任公不得已而起召對便
坐公奏曰契丹被先帝大恩歲享金縉之賜甚厚
今其主孱而歲款反疑爲中國所窺故爲此耳不

足慮也萬一背約臣請擐甲為諸軍先上壯而遣
之公至則務廣恩信前為防之過者盡以撤去而
虜卒無他遷莊宅使徙瀛州事實元初元昊果反
上記公言亟改右驢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
渭州事涇原當寇之衝而地殊坦平在四路中其
責尤重公守備嚴密軍政修舉賊度不可犯乃奪
兵入邠延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為賊所
擒關內大震乃以公領忠州刺史充邠延路鈐轄
兼知鄜州事未幾改西上閣門使充本路都鈐轄

駐于延州時范文正公帥延以國士待公凡深謀
大議公必預焉慶曆元年秋賊入麟府陷豐州破
麟府之關諸堡塞圍府州事聞乃命公為并代郡
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賊攻城幾旬日不能
下引大兵出境而留軍屯府北之璽瑯堡時縱遊
騎四鈔二州閉壘不敢出入情大恐公自受命晝
夜馳至府城下城中尚不敢啟關公出所授勅示
之而呼曰我新張軍馬也衆心始安乃啟關公入
卽大啓諸所塞門縱民出入視禁旅尚數千人皆

奔北之餘股栗無鬪志公乃募執役下軍之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至暮爭持賊首以獻公躬自犒獎取錦袍以衣之大夸于城中連數日皆獲賊如前賞於是禁旅悉慙而奮曰我輩豈不知彼下軍者願出效死公度其可使卽命擊瑤瑒之賊衆馳至賊堡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餘皆奔去獲牛馬臺駝以千數公盡以賞所獲者軍始復振然自府餉麟非兵衛不敢進二年正月麟之郊賞至上遣中使督公護送賊果出鈔奪不能得乃聚兵數

萬邀歸路公回至栢于塞遇之時衆不滿三十公激之曰汝輩皆陷死地能前聞則生不然則盡死於是士皆感動爭奮會天大風公乘順風以擊賊賊遂大亂斬首六百餘級賊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勝計軍益大振乃修復二州之閭賊所破堡寨有寧遠寨者据麟府之中最號險要連與役賊出兵爭之公命虎翼軍執萬勝軍旗幟爲陣以挑賊賊素知萬勝新軍之罷軟者果輕犯之而虎翼軍萬弩有笳短兵繼前公又遣驍將出賊後以夾攻

之賊遂奔潰斬首二千餘級賊自此不敢復出蓋
不踰月而五寨立二州始通公復奏曰今五寨所
通麟府往來之一徑耳旁皆空曠無所阻若更增
並邊諸柵以相維衛則蕃漢之戶可歸而河外安
矣議未下而契丹渝盟河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
爲定帥楊崇勳爲鎮帥而以公領果州團練使爲
瀛帥王揚皆位兼將相而公以才望參其任時論
偉之居數月契丹再議通好元昊入泮原大將葛
懷敏禦戰死之關內復大震改公四方館使充涇

原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本路都總管兼知渭州
事公酉時授詔戌時上道及至渭賊去方數日四
野一空瘡痍滿城編戶鬻羌皆逃散失業公盡慮
經制殆忘寢食曾未數月境內以完遠鄭公截來
帥四路與公處事不相合朝廷知其不能容乃遷
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兼經畧招討副使而御
史梁堅復接公細故論之于朝遂起獄邠州窮治
數月不能得公大過猶奮引進使充本路鈐轄居
無何夏人與契丹有隙大戰黃河外時范文正公

為參知政事被詔宣撫河東以備之復還公引進
使為并代路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
事范公至河外親按形勢利害以為不增廣堡寨
則河外終不安乃奏用公前議仍以公總其事詔
可之經畧使明公鎬以謀不出于帥府極奏言其
不可又屢以文移沮止之公執不聽與作如初不
踰時而諸寨成乃自劾違經畧使節制上知其利
置而不問凡建寨十四於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
減戍兵萬人省轉輸萬萬計虜不敢窺邊而河外

遂無虞久之復徙為高陽關路副都總管兼知瀛
州事瀛城小而民衆邊有驚則自外至者無所容
公奏廣東南關與大城接民大喜爭出貲以助費
時夏文莊公留守北都兼河北路安撫使以公嘗
在西邊不附已因奏曰今與虜和而廣城不可復
命公止其役公曰當俟報不可止城幾就詔領眉
州防禦使復帥涇原而瀛城後人卒成之衆論為
便時涇軍知恩有賜帛庫中所有物良而估直賤
三司所給物下而估直高公乃命增損其直而使

兩均之以便請者轉運使乃奏公擅減三司賞給之價夏公時在樞密院公遂坐此奪所領防禦使降知磁州事御史宋禧不知其詳又疏公向以庫銀假牙吏市易得利而歸已今責尚輕於是又奪公引進使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事其後三司所給諸路軍賜率得更平其佑而陝西轉運使又奏公向假庫銀利悉以資牙校而非公自取也公既無名被貶不出一言以自辨但以徙內地不當享俸願復臺省舊官退治僻郡乃改將作監知

和州事坐所舉官累徙知筠州事始赴上石還復為引進使領果州團練使入朝復眉州防禦使充真定府路副都總管明堂恩遷客省使初公督役河外暴露原野為大寒所中得足疾久之方愈至是復作求解兵任改知衛州事徙知懷州事出視河防與隣州守相遇於境上監司以為言徙鈐轄曹州改河陽兵馬總管公辭以疾願還朝籍授祕書監未幾復為客省使充徐州總管領防禦如故嘉祐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六十三御史

中丞王公疇上言張某有再造鄰府之功不知
褒恤無以勸天下上亦惻然思其勞故優贈以官
非常典也公氣貌魁傑襟懷御然無貴賤一以誠
接之御軍雖嚴明而人悅其平恕故每臨敵士皆
願奮而投死未嘗少挫涇原屬羌感公恩信凡易
地必遮道匍匐號泣請留公後日不能去麟府蕃
漢之民幾萬戶得骨肉相保生業完復荷公之德
最深聞公之喪皆拍膺慟哭曰亡吾父矣往往繪
公像祠之而至今不敢斥其姓唯呼之曰閤使公

重義輕財出于天性赴人之急殊無愛惜在邊賞
犒軍士牛酒必豐公幣不充則傾家橐以濟之內
外親族貧無以資者必分俸周給故忌嫉之人緣
公好施多組織疑似擠陷而屢遭譴官然公乃怡
然未嘗感憾于懷也嗚呼公文武之材可謂著矣
自二垂有警西之急則自北而西北之急則自西
而北當倉卒之際未常不首被選任公以忠義自
許不顧險艱卒能成卓然之功向之處公麾下如
狄青王信輩皆積小勞而膺大任者不可勝數而

公蹇而不偶徘徊于橫班者幾二十年及其病也則又彈射遷逐曾不得有以安之地悲夫然仕患
有聲而無實果有其實也雖見抑于生前必蒙榮
于身後茲公所以膺顯贈信前烈傳諸信史爲不
可泯之光耀識者之辨孰得^孰矣公初娶南氏封壽
陽縣君再娶待其氏封樂安縣君于男九人杰
西頭供奉官樵信州軍事推官黯右侍禁羣左侍
禁杰右侍禁煦徐州滕縣主簿烈左班殿直儻試
秘書省校書郎黯早夭杰樵烈皆先公而亡女西

人長適殿中丞趙約之次適著作佐郎高士綸次
適太原府陽曲縣主簿榮咨道次在室八年十月
十八日其姪三司戶部副使燾與公之諸孤奉公
與夫人南氏之喪葬于宋城縣長樂鄉之清溝里
其銘曰惟人之稟固罕兼備志于大著或遺其細
故昔任人心隨以器小不之疵衆長參治駉驥在
絆責以千里欲馳而蹶咎則誰致稱善御者夫豈
如是噫猶公兮用終不既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中^郎杜公墓誌銘

銘

公諱起字有賢其先京兆杜陵人曾祖舍唐末徙家蜀郡成都縣祖祚皆以世亂不任父業幼以文行稱值孟氏據蜀耻就偽祿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乃盡室來京師未幾以疾亡公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公倜儻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書舉進士兩上不中第常謂人曰大丈夫當奪文武之道立大功以取貴仕章句篆刻不足為也景德初契丹犯塞真宗皇帝議親征將

幸澶淵公曰此吾時也乃攜所著禦戎策詣闕以獻大抵舉漢唐制虜之失以質當今之直自言契丹可屈之狀上覽而奇之翌日以褐衣詔對便殿公又面進十奇陳河北用兵形勢上大嗟賞將試以官且問其欲公以母老寓居壽州之壽春縣願便於就養於是特賜進士第授壽春縣主簿以榮之至縣屬歲大歉乃出家財犒親舊盡率其羸以哺饑公首為諸縣倡旁邑豪聞風始競納粟民賴以濟郡守周公絳表稱其能自以為不及公繇是

益知名再調越州山陰尉滿歲補舒州望江令縣
之丁版自李氏納上五十年間數登者增其賦亡
者不除籍民甚苦之而不敢訴公以非國家意悉
蠲除之又以大水害民田流殍者衆卽糶縣廩以
賑民旣而白州自劾其專州將媿而不敢詰遠近
稱之秩滿授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太夫人梁氏憂
去職服除用文靜呂公度簡薦章改祕書省著作
佐卽知蘄州春縣事在縣疏治壞塘溉田數千頃
民感其惠縣有唐史君杜公生祠乃圖公像於

廟而配食焉今上卽位遷祕書丞賜五品服尋以
謀葬壽春請換近邑徙知濠州定遠縣事俄轉太
常博士通判興元府事代還進秩尚書也田負外
卽通判宿州事嘗與郡守因議事不相合時章獻
皇后臨朝中貴人過郡知而奏之廼與郡守兩得
罪公卽授海州監稅明道改元以恩遷尚書都官
負外卽通判信州事途次杭州覽湖山之勝喜謂
家人曰吾得終焉之所矣亟上章請老未報感疾
終於杭州之碧波亭享年七十二公素負器業以

功名自許當草澤賜對之辰首乞復有唐識洞韜
畧等科以拔異材後卒施用罷山陰又上書言和
戎之利不可以恃而安也願益講武備爲長轡遠
馭之策會時方承平不克伸其志乃屈於郡縣之
治故其善政遺愛及民者多矣昔漢文歎李廣之
才以謂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其命也夫公
娶楊氏故禮部尚書昭僉之孫殿中丞正之女累
封永安縣君事夫治家動有法度後公再月而亡
子昉博學能政初叙公致政恩補郊社有郎今爲

太子中舍女三人長適進士穆震次適左侍禁閣
門祗候平中立次適屯田員外郎于房孫五人曰
傭中進士乙科泉州清溪縣尉曰儀郊社有郎曰
僕曰佐曰偕悉舉進士中舍君登朝贈公工部郎
中夫人追封天水縣太君皇祐三年八月六日中
舍君自杭舉公與夫人之喪歸壽州以十一月二
十五日葬于壽春縣仙鄉張真村從先屯田之兆
葬之前中舍君具述先烈請銘其實予以友壻之
分義不可讓乃爲銘曰嗚呼杜公何材業之備兮

位則不充豈所蘊者大兮不時之逢者具事於官
政兮挹循吏之高風有于克家兮命則考終慶流
厥後兮與休聲而曷窮

故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張君墓誌銘

景祐元年春三月十八日上御崇政殿親試天下
所貢士命近臣較其文而以張君唐卿爲之冠越
八日上復臨軒賜君第一人及第君素以文行爲
東州士人所稱又鄉舉與禮部試俱在高等及春
榜下衆論翕然以爲得人君時集同榜諸進士于

相國佛舍處凡動作無一不如宜者故雖宿儒舊
學當世知名之士無不瞻企歎伏日處其下曰得
狀元者如此吾榜之光矣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
陝府事君才敏識高於吏事無不通達佐府未數
月治聲四出時雨水害民田君爲親按屬縣得民
可蠲其賦者十九遂以狀白轉運使而轉運使尚
欲哀取不肯如君言君卽抗疏陳其事詔從之又
民有孀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
于具尊也乃從繼父壙中盜母之喪而歸與父同

瘞焉事敗時君權府事有司請論如法君曰是特
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斷之邪遂杖而釋之然後
具其事以聞朝廷是之其恤物平刑多此類也四
年春丁父憂去職君天性純孝自計至晝夜號慟
不絕聲聞者為之感愴終以哀毀過甚踰月得疾
嘔血而卒年二十八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字希元
青州人娶王氏都官負外郎中之女生一女後君
一年不育曾祖昂贈職方郎中祖從贈秘書少監
父思終太常博士贈度支負外郎母王氏贈長壽

縣太君^君幼聰悟喜讀書不與諸兒相戲狎方十歲
則語默有常節家人僕隸率不敢以童子待及
長耽玩經史殆忘寢食每文章之出遠近為之傳
誦與石守道游最相知守道嘗有書遺之曰他日
主吾道者希元也天聖中余通判淄州君時年十
七自青州持書來訪余觀其文雄富老童殊不類
少年者所為亟加禮接之自是余常謂人曰張某
必取高科有盛名於天下君之親友往往記余言
以為知人文正范公亦知君為深常與人評論人

物喟然謂余曰凡布衣應科舉得試殿廷下必婉
辭過謹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為積善
成德論獨言切規諫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
使今而在必以直道為一時名臣其推重如此第
祕書丞唐民雋警有文知名于世丁仁壽憂雋家
甚貧而力謀舉父母與諸兄之喪以嘉祐四年春
歸葬鄉里將葬以書來告曰公知監丞兄之深者
願得公文以誌其墓乃為銘曰嗚呼希无天地之
久生其間百年一瞬何較瞬顏唯得今名猶穹

壤然亘千萬世不隕不奪君得之矣夫何恨焉余
為斯銘不愧其傳嗚呼希无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曾之長子也幼博學能
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帶經史明白是非雖先
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曾高文
大節當世帥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
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灸漸
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奉進士為誤有司所絀及笑

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
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
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申
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縉紳卓澤上書以方畧
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
仁洵者為第一然恠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洵言既
而知處厚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
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
繼師魯其才必為朝廷所用不幸_年二十五而亡良

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
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
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
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
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
父之言告乃為銘曰惟壽惟大達者一焉愚壽而
滅賢大而傳嗚呼處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
于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年大果主邪胡為而然

